

## 學術論文

# 美—中貿易競爭之結構性問題研究

---

## A study on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US-China Trade Competition

林詩凱 *Shih-Kai Lin*

國立中正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Postdoctoral Fellow of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2018年3月22日，川普簽署對中國「301條款」備忘錄，拉開美—中貿易戰之序幕，並對中國展開一系列之提升輸往中國關稅之措施。美—中貿易戰並非是單純的貿易摩擦爭議問題，是具有「結構性」的意涵，這種「結構性」的問題除了美—中貿易逆差之外，尚包括：長期盜竊美國高科技技術與智慧財產權、強迫投資國家技術轉讓、政府補貼國營企業，與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中國大陸這種計畫式經濟，或是國家主導式經濟發展模式，讓川普以「不公平貿易」的說法抓住了美—中貿易問題的著力點，也讓川普上台後採取「美國優先」和「公平貿易」口號，作為解決貿易赤字方針，並將中國視為重點打擊對象。

On March 22, 2018, Trump signed a “Section 301” memorandum on China, kicking off the US-China trade war. The move also led to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raise tariffs on exports to China. The US-China trade war is not just a dispute over trade frictions, but a “structural” one. In addition to the US-China trade deficit, this “structural” problem includes chronic theft of US high-tec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cing the transfer of foreign technology to Chinese companies, China government’s subsidization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hina’s manipulation of the RMB. China’s planned, or state-led,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lowed Trump to seize the US-China trade issue with the term “unfair trade.” It also allowed Trump to adopt “America first” and “fair trade” slogans as his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trade deficit, and to treat China as a key target.

---

**關鍵字：**美—中貿易競爭、結構性經貿問題、智慧財產權、盜竊美國高科技技術、補貼國營企業

**Keywords:** US-China trade competition, structural economic and trade proble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ft of US high-tech technology, subsidization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壹、前言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進程加速，中國持續加速改革開放，造就中國經濟以年平均 9.7% 的速度快速增長；進入 21 世紀，中國經濟更呈現穩步高速增長，從 2003 年到 2007 年連續五年更達 10% 以上；<sup>1</sup> 2007 年中國年平均總產量超越歐洲第一大國德國，2010 年又超越日本，達 6.04 萬億美元；<sup>2</sup> 同時，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2006 年亦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sup>3</sup> 況且，中國在 2007 年的出口總值首次超越美國，躍升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其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在 2010 年首度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sup>4</sup>

然而，中國大陸自 1990 年代末期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並積極融入全球市場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逐漸擴大。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的研究指出，1985 年美國對中國出口 385.6 億美，進口約 386 億美元，商品貿易逆差僅 400 萬美元；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美—中貿易逆差逐年擴大；2002 年，美—中貿易逆差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逆差額高達 1,031 億美元，2005 年突破 2,000 億美元；2012 年突破 3,000 億美元。<sup>5</sup> 特別是川普就任後，美—中貿易逆差金額較就任前增加，逆差額度高達 3,752 億美元，2015 年達 3,672 億美元，2016 年達 3,470 億美元，2017 年達 3,752 億美元（見表一），<sup>6</sup>

---

<sup>1</sup>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rept.aspx?sy=1980&ey=2016&sort=country&ds=.&br=1&pr1.x=40&pr1.y=0&c=924&s=NGDP\\_RPCH%2CPCPPPC&grp=0&a=](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rept.aspx?sy=1980&ey=2016&sort=country&ds=.&br=1&pr1.x=40&pr1.y=0&c=924&s=NGDP_RPCH%2CPCPPPC&grp=0&a=).

<sup>2</sup> 〈十二五經濟發展科學化：民生幸福是最終目標〉，《中國新聞網》，2011 年 3 月 14 日，[http://www.china.com.cn/2011/2011-03/14/content\\_22133727.htm](http://www.china.com.cn/2011/2011-03/14/content_22133727.htm)。

<sup>3</sup> 〈中國外匯儲備達 8536 億美元，超日本躍居世界第一〉，《新華網》，2006 年 4 月 4 日，[http://news3.xinhuanet.com/fortune/2006-04/04/content\\_4380488.htm](http://news3.xinhuanet.com/fortune/2006-04/04/content_4380488.htm)。

<sup>4</sup> 〈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BBC 中文網》，2010 年 1 月 21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2010/01/100121\\_china\\_economy](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2010/01/100121_china_economy)。

<sup>5</sup> 徐遵慈，〈川普新政與美中經貿關係〉，《經濟前瞻》，第 170 期（2017），頁 16。

<sup>6</sup> 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2019，<https://www.bea.gov/>。

這種情形讓川普指控美—中貿易逆差已經到了幾乎失控的境界，<sup>7</sup> 使其在演講中曾多次談到「不公平貿易行為」，<sup>8</sup> 並公開表示中國必須在一年內削減對美貿易順差 1000 億美元，以及第二個 1,000 億美元順差的減少，要在 2020 年底之前實現，其中 50% 需要通過中國對美國進口的增加來實現。

表一：美國對中國商品進出口貿易與逆差金額表（2010—2019）

（單位：億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出口	919	1,041	1,105	1,217	1,237	1,160	1,156	1,304	1,201	876
進口	3,650	3,994	4,256	4,404	4,685	4,832	4,626	5,056	5,397	3,821
逆差	2,731	2,953	3,151	3,187	3,448	3,672	3,470	3,752	4,196	2,945

資料來源：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U.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龐大的貿易逆差讓川普在上任之後便對中國展開一系列之經貿制裁措施，譬如在 2018 年 1 月 24 日簽署文告中，正式啟動「201 條款」，對洗衣機及太陽能電池與模組課徵高額關稅；2018 年 3 月 8 日就「232 條款」簽署命令，宣布將對進口鋼鐵課徵 25% 關稅，對進口鋁材課徵 10% 關稅；又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針對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和智慧財產權侵權為由簽署總統備忘錄，意味著美國將基於「301 條款」，對中國採取加徵關稅等貿易行動；2018 年 9 月 24 日，美國對中國進口的 2 千億美元產品徵收 10% 的關稅；2019 年 5 月 10 日，美國再向 2,000 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至 25% 稅率；2019 年 9 月 1 日，對中國 3,000 億美元的商品加徵 10% 關稅；2019 年 10 月 1 日把原先 2,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加徵關稅稅率從 25% 上調至

<sup>7</sup> 李忠謙，〈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川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宣布將對中國課徵 600 億美元關稅〉，《風傳媒》，2018 年 3 月 23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14889>。

<sup>8</sup>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Confronting China’s Unfair Trade Policies”, *The White House*, May 29,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confronting-chinas-unfair-trade-policies/>.

30%，並預計在 12 月 15 日對 3,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擬加徵的關稅稅率從 10% 上調至 15%。可見，川普政府欲透過貿易策略打擊中國經濟。

事實上，中國大陸內部金融體質，在美—中貿易戰後面臨岌岌可危崩盤的局面。但是中—美的貿易順差卻是中國大陸用來穩定外匯存底的主要金源，美元資產佔中國大陸超過六成的外匯存底，隨著貿易戰的開打，將會大幅降低貿易的獲利，民眾對於人民幣的信心下降，國內資金外逃，然而許多專家開始憂慮中國大陸真的有辦法去平衡國內金融的槓桿嗎？<sup>9</sup> 反觀美國國力到目前為止依舊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以 2018 年的 GDP 來說，美國擁有高達 20 兆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第二名的中國約 13.4 兆美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二。從進口量來看，美國同樣是穩居世界第一，譬如在 2015 年進口的金額達到 2.3 兆美元，高於世界排名第二的中國大陸將近 6,000 億美元。不僅如此，美國也是擁有最多跨國企業的國家，以上種種資訊可以足夠說明美國目前在全世界的經貿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依舊無可取代，在全球供應鏈中重要性也無法取代。

況且，美—中之間在貿易上的競爭與衝突具有結構性的意涵，美國是奉行自由市場、市場經濟的國家，但中國的經濟模式看似以市場經濟運作，實則為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譬如中國大陸政府長期透過補貼助長貿易實力，讓中國大陸廠商生產的商品可以用低於外國製造商的價格拓展市場。<sup>10</sup> 這種作法呈現中國利用極權制度對市場的超經濟干預，採用補貼等各種措施，將美國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置於不利的地位。<sup>11</sup>

---

<sup>9</sup> 黃維德、陳靜怡、賀桂芬，〈中美貿易戰副作用 中國債務危機，引爆邊緣〉，《天下雜誌》，第 653 期（2018），<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1177>。

<sup>10</sup> 吳若璋，〈美中貿易爭端的進展與影響〉，《經濟前瞻》，第 179 期（2018），頁 48。

<sup>11</sup> 任慧夫，〈胡少江：我看美中貿易戰—問題在極權制度〉，《大紀元》，2018 年 7 月 8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7/7/n10545260.htm>。

## 貳、貿易戰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大陸自 1990 年代末期採取改革開放政策，經濟崛起並積極融入全球市場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逐漸擴大。過去，美—中貿易逆差現象存在已久。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的研究指出，1985 年美國對中國出口 385.6 億美，進口約 386 億美元，商品貿易逆差僅 400 萬美元；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金額。吳若瑋則指出，美國在 2017 年對外貨品與服務的貿易逆差達 5,660 億美元，較 2016 年增加 12.1%，攀升至 2008 年來的新高；而貨品貿易逆差更達 8,100 億美元，其中中國大陸占 3,752 億美元之額。<sup>12</sup>

2018 年 3 月 22 日，川普簽署對中國「301 條款」備忘錄，拉開美—中貿易戰之序幕，宣布依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指示美國貿易代表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以「懲罰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和商業秘密」，對中國銷往美國的 1,300 項貨物課徵 500 億美元（約 1.7 兆新台幣）的關稅，對中國展開一系列之提升中國輸美國關稅之措施，揭開美—中貿易戰的序幕；7 月 6 日川普對中國關稅政策正式實施，川普總統向中國警告將會有更大規模，超過 5000 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的措施，<sup>13</sup> 而美方將關稅轉為兩階段的行動，先對價值 34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 25% 關稅；8 月 23 日開始對剩下的 160 億美元商品徵稅；9 月 17 日，美國宣布第 2 波關稅戰，對 2000 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 10% 關稅；<sup>14</sup> 9 月 24 日針

---

<sup>12</sup> 吳若瑋，〈美中貿易爭端的進展與影響〉，《經濟前瞻》，第 179 期（2018），頁 47。

<sup>13</sup> 麥浩禮，〈美中貿易戰今午正式開打 川普：關稅戰規模將拉高至 5000 億美元〉，《上報》，2018 年 7 月 6 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4029](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4029)。

<sup>14</sup> 陳亦偉、蔡佳敏，〈美中關稅戰大事記〉，《CNN 中央通訊社》，2019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10040.aspx>。

對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 10% 關稅。<sup>15</sup>

2019 年 2 月 5 日美國總統川普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他批評中國過去數十年竊取美國的智慧財產、就業與財富，這些情況不能再持續下去，美國正尋求與中國訂立新的貿易協議；5 月 5 日美國總統川普突然宣佈，美國將從 5 月 10 日起，將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從 10% 上調到 25%，並不排除對其它商品也加徵關稅；6 月 22 日，美國政府又將中國 5 家以開發晶片和超級電腦為主的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黑名單；8 月 1 日，川普為持續施壓北京，宣布 9 月 1 日起對還未受關稅打擊的 3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 10% 關稅；8 月 13 日，宣布對中國 3000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分，9 月 1 日與 12 月 15 日兩階段生效，其中，9 月 1 日加徵關稅商品包括智慧手錶、藍牙耳機、平板電視及多項鞋款等，而 12 月 15 日加徵關稅的商品則包括智慧型手機、筆電、玩具和衣物等。<sup>16</sup>

事實上，鉅額的貿易逆差讓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變得劍拔弩張。從表一公布數字得知，美—中貿易逆差額度自 2012 年便突破 3,000 億美元，且有逐年上升狀況，特別是川普（Donald John Trump）就任後，美—中貿易逆差金額較就任前增加，逆差額度高達 3,752 億美元，<sup>17</sup> 這種情形讓川普指控美—中貿易逆差已經到了幾乎失控的境界，<sup>18</sup> 使其在演講中曾多次談到「不公平貿易行為」，並公開表示中國必須在一年內對美貿易順差削減 1000 億美元，<sup>19</sup> 以及第二個 1000 億美元順差的減少，要在 2020

---

<sup>15</sup> 洪翠蓮，〈美宣布加課 2000 億美元中國貨關稅 10% 明年再漲〉，《新頭殼》，2018 年 9 月 18 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9-18/140910>。

<sup>16</sup> 陳亦偉、蔡佳敏，〈美中關稅戰大事記〉，《CNN 中央通訊社》，2019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10040.aspx>。

<sup>17</sup> 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https://www.bea.gov/>。

<sup>18</sup> 李忠謙，〈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川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宣布將對中國課徵 600 億美元關稅〉，《風傳媒》，2018 年 3 月 23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14889>。

<sup>19</sup> 〈貿易戰中美開打：北京與華盛頓誰會更狠地報復對方〉，《BBC 中文網》，2018 年 3 月 23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43498170>。

年底之前實現，其中 50% 需要通過中國對美國進口的增加來實現。<sup>20</sup> 為此，川普上任後即強調由美國優先之貿易考量，從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2017 年 3 月 1 日公布之〈2017 年總統貿易政策重點〉中所揭示的四個重點方向：<sup>21</sup>

- 一、捍衛美國的貿易政策主權，不會自動履行不利於美國的 WTO 裁決；
- 二、嚴格執行美國貿易法，確保公平貿易；
- 三、鼓勵其他國家向美國出口開放市場；
- 四、與世界各主要市場的國家進行談判，藉此達成更新更好的貿易協定。

可以發現未來美國除將利用傳統的貿易救濟以確保公平貿易外，亦積極使用國內法所授予美國政府之權利（如表二），來維護美國利益。

表二：美國國內法賦予總統及其行政部門實施貿易制裁之法案與措施

國內法律來源	條款	構成要件	總統/行政部門 可採措施內容
1930 關稅法	731 條反傾銷稅 701 條平衡稅	因傾銷/補貼對國內實質損害，且有因果關係	按照認定傾銷幅度/補貼額度，來課徵反傾銷稅或平衡稅
	337 條	進口商品侵害法定智慧財產權之行為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禁止侵權商品流通的排除令（及其衍生之扣押與沒收令）、停止令、禁止令
	338 條款	相較於第三國，特定國家對美國產品有歧視（包括對美國有不公平的稅費、法規、限制等）	特定國家進口到美國的產品，徵收高達 50% 從價關稅；或完全禁止該國產品進口

<sup>20</sup> 吳若璋，〈美中貿易爭端的進展與影響〉，《經濟前瞻》，第 179 期（2018），頁 48。

<sup>21</sup> 顏慧欣，〈美國實施單方貿易制裁之可能方向探討〉，《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17 年 8 月 31 日，<http://web.wtocommerce.org.tw/Page.aspx?nid=126&pid=297245>。



1974 貿易法	201 條防衛措施	因進口大增對國內產生嚴重損害，且兩者有因果關係	可加徵課徵關稅、關稅配額、或進口配額限制
	301 條款	特定國家的法律、政策或行為有違反與美國相關之經貿協定義務；或與美國貿易有不合理、不公平	暫停美國義務、對特定國家提高進口品關稅、或增加對其服務貿易限制、該特定國家自願提出補償並與美國簽署符合逐步漸低限制之雙邊協議。
	182 條（俗稱的「特別 301」）後經《1988 年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1994 年烏拉圭回合協定法》、《2015 年貿易便捷化及貿易執行法》	針對特定國家在智慧財產權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如保護不足、侵害、強制移轉等）	USTR 應定期調查，並據此作出「優先觀察名單」及「觀察名單」
	122 條款（BOP）	有嚴重貿易失衡時	僅能在 150 天內，暫時性對進口產品加徵至多 15% 從價關稅；或設定進口配額
1962 年貿易擴張法	232 條款	特定產品之進口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設定新的關稅稅率或是進口配額，以限制相關產品之進口，或是禁止進口的禁運令

1917 年通敵法案	--	戰爭時期	對特定國家課徵無上限關稅、限制所有形式貿易、及凍結該國在美國境內的隨有資產
1977 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	國家緊急狀態	課徵無上限關稅

資料來源：顏慧欣，〈美國實施單方貿易制裁之可能方向探討〉，《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17 年 8 月 31 日，<http://web.wtcenter.org.tw/Page.aspx?nid=126&pid=297245>。

雖然加徵關稅是貿易戰主要手段也是協商主軸，不過，川普的關稅措施不僅影響中國，也衝擊美國經濟本身，讓川普思考美—中貿易戰略將從關稅戰延伸到科技領域的管制，這部份可從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在 2018 年 11 月 19 日提出 14 項可能在未來實施出口管制的新興科技，包括生物科技、臉部辨識、人工智慧（AI）等檢證；雖然 BIS 並未點名任何特定國家，由於中共國家扶持的「中國製造 2025」重點發展十大產業，包括機器人及信息技術等，剛好在美方建議的技術出口管制範圍內。<sup>22</sup> 另外，隨著中國 5G 網路發展迅速，5G 也成為美中科技領域角力的焦點。根據美國國會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提供的年度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在 5G 無線技術的優勢地位日益增強，已危及美國的 5G 無線基礎設施安全與全球領導地位，並點名「華為」、「中興通訊」為代表的中國企業。<sup>23</sup>

況且，美國對中國除了祭出關稅與科技制裁政策作為貿易戰的手段之外，美國也進一步發動側翼攻勢，諸如美國國會先後通過 2018 年 3 月 20

<sup>22</sup> 陳穎芃，〈美出口管制 點名 14 項新興科技〉，《中時電子報》，2018 年 11 月 20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20000274-260202?chdtv>。

<sup>23</sup> 李書良，〈美國會警告：大陸 5G 技術已危及美國國安〉，《中時電子報》，2018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15000275-260202?chdtv>。

日的《台灣旅行法》、2019年9月11日的《維吾爾人權法案》、2019年10月30日的《2019年臺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簡稱台北法案)》,與2019年11月19日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上述這些法案讓共和與民主兩黨走在一起,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共同譴責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為原本已經緊張的美—中貿易發展過程雪上加霜。

總的來說,美—中貿易戰起始於美、中之間鉅額的貿易逆差,逐漸轉變為美、中科技競爭局面,進而擴展成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其潛在背景依然涉及美—中之間的貿易發展,可見貿易戰的發展過程呈現美國將進一步影響中國產業與貿易的結構,也將對中國產業政策形塑出遏制的效果,從而對中國崛起給予一定程度的遏止。<sup>24</sup>

### 參、貿易戰的結構性問題

貿易爭端源起於2018年3月22日川普政府簽署備忘錄時,宣稱「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秘密」,拉開美—中貿易戰之序幕,並對中國展開一系列之提升中國輸美國關稅之措施。表面上,美—中貿易戰似乎是美國為了解決鉅額貿易逆差而發起,但顧瑩華認為,美—中貿易戰的發展情勢,美國就算平衡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逆差也會跟著轉到其他國家,對解決美國的逆差沒有太大的幫助;<sup>25</sup>事實上,中國的結構性貿易問題正是貿易戰起因。況且,貿易戰初期,美國的訴求非常清楚,核心內容主要集中在:一、對美國大幅度開具放國民待遇的中國市場;二、不得透過政府補貼措施來支持先進製造業;三、不得強迫外資企業轉移技術來換取市場;及四、開放貨幣並降低貿易逆差額度。<sup>26</sup>更何況美、中兩國在2020

<sup>24</sup> 葉紫微,〈中美科技戰?美擬收緊14個前沿技術出口〉,《大紀元》,2018年11月21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1/20/n10864753.htm>。

<sup>25</sup> 顧瑩華,〈美中貿易戰的發展及未來可能進展〉,《經濟前瞻》,第185期(2019),頁17。

<sup>26</sup> 蔡慧美、傅豐誠,〈美中貿易戰的根源與發展前景〉,《經濟前瞻》,第186期(2019),頁71。

年 1 月 15 日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中國承諾 2 年內採購 2000 億美元商品，及解除對一部分美國商品加徵的關稅，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准入，承諾強化保護美國企業的科技與商業機密。<sup>27</sup> 由此可見，川普拉開美—中貿易戰的主要原因，並非全然解決貿易逆差問題，而是針對中國的結構性貿易問題不滿而引起的競爭。由此可見，美—中貿易戰並非是單純的貿易摩擦爭議問題，是具有結構性的意涵，這種「結構性」的問題除了美—中貿易逆差之外，尚包括：長期盜竊美國高科技技術與智慧財產權、強迫投資國家技術轉讓、政府補貼國營企業，與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論述臚列如下：

#### 一、長期盜竊美國高科技技術與智慧財產權

根據吳佳勳、劉孟俊、陳之麒、謝頌遇的研究報告指出，每年美國因為盜版軟體、侵權商品以及商業機密竊取所要付出的成本估計在 2,250 億美元至 6,000 億美元間，其中，商業機密竊取對美國造成的損失約在 1,800 億美元至 5,400 億美元間，故對美國來說中國大陸（含香港）是智慧財產權最主要的侵權者，而美國企業每年因中國竊取商業機密，造成損失上兆美元，訴說著中國對智財權的保護相當薄弱，<sup>28</sup> 甚至明白規定以本土技術取代外國技術，並指控北京政府往往以開放重大中國市場為條件，甚至透過「政治力」介入商業，逼投資中國的外國企業必須交出關鍵的核心技術。<sup>29</sup> 由於中國無視智慧財產權的作風，讓川普對外宣稱：「我們現在讓中國搞清楚，中國多年來一直針對我們的產業，並竊取我們的智慧財產，偷走我

---

<sup>27</sup> 閻紀宇，〈「中美貿易戰」兩國終於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國做出多項讓步，採購 2000 億美元美國商品與服務〉，《風傳媒》，2020 年 1 月 16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2188326>。

<sup>28</sup> 吳佳勳、劉孟俊、陳之麒、謝頌遇，〈「川普新政」對亞太經貿情勢的可能影響分析〉，《中華經濟研究院》，2017 年 12 月，頁 148-149。

<sup>29</sup> 劉淑琴，〈美中貿易談判 5 大癥結一次看〉，《CNN 中央通訊社》，2019 年 2 月 6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805020407.aspx>。

們的就業與財富，已到此為止。因此我們最近對 2,500 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而現在我們的財政部正在收取數以十億美元計的錢。」<sup>30</sup>；況且，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也清楚指出：「智財權才是美國的未來。」<sup>31</sup>

中國自經濟崛起之後便憑藉著經濟實力、國家力量與市場規模，在高科技領域急起直追。尤其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2015 年 5 月 8 日在國務院公布的「中國製造 2025」戰略，讓中國大陸希望在 2025 年底前，基本核心零件和重要基礎材料的供應商之國內市占率提昇至 70%，而 40% 的手機晶片以及 70% 的工業機器人與 8% 的可再生能源設備完全由中國自己生產，並期許未來在人工智慧(AI)等領域能逐漸追上美國及德國水準。<sup>32</sup>顯然，中國大陸試圖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向「核心」推進，繞過美國等西方資本與技術霸權主導的全球產業鏈，自行建構由中國大陸掌控的全球產業鏈。然而，繼半導體之後，5G 成為美—中科技領域角力的焦點。基此，中國針對美國科研領域進行技術轉移，以及竊取科技智慧財產權。竊取的方式包含設立國有「外國技術轉讓機構」、網路間諜親自下手盜竊、推廣「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又稱千人計畫）」，與重金聘請海外華人科學家等，來協助中國發展現代化建設，進一步威脅到美國高科技產業。

爰此，美國國會在 2018 年 11 月 14 日根據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提供的年度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在 5G 無線技術的優勢地位日益增強，並點名華為（Huawei Technologies Co.）、中興通訊（ZTE Corp.）等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大廠已危及美國 5G 無線基礎設施安全與全球領導地

---

<sup>30</sup> 任中原，〈川普國情咨文：美中貿易協議將要求中國須做結構性改變〉，《經濟日報》，2019 年 2 月 6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amp/story/10511/3632512>。

<sup>31</sup> “Wilbur Ross says Coronavirus could boost US jobs”, *BBC News*, 31 January 2020,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1276323>.

<sup>32</sup> 李沃牆，〈學者觀點—美中貿易戰 已進入科技戰〉，《工商時報》，2018 年 12 月 7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207000311-260202?chdtv>。

位，要求美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TIA)與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建議 FCC 拒絕中國移動申請在美國提供電信服務與不得使用中興通訊的技術；<sup>33</sup> 2019 年 6 月 22 日，美國政府又將中國 5 家以開發晶片和超級電腦為主的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黑名單，這 5 家中國企業和機構分別為中科曙光、天津海光先進技術、成都海光集成電路、成都海光微電子技術，以及無錫江南計算技術研究所，與華為一樣被認定「違反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讓美國商務部以對「國家安全」構成「重大風險」為理由，將這 5 家涉及軍事應用、協助中國軍隊現代化的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實體名單」(Entity List)。<sup>34</sup> 顯然，美國認為中國大陸會竊取高科技智慧財產權，因此，基於國家安全抑制美國公司與中國大陸進行晶片交易，但因涉及許多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他們不願公開採取法律行動。<sup>35</sup>

事實上，美國針對中國大陸竊取高科技智慧財產權做了法律層面的懲戒，譬如在 2018 年 11 月 2 日，美國司法部控告福建晉華和台灣聯電公司，共謀竊取美光商業機密，對中國福建晉華實施禁運，並把技術援助晉華的聯電與外派人員一同起訴，提出 200 億美元天價罰金；<sup>36</sup> 同年 12 月 1 日，孟晚舟在溫哥華機場遭逮捕(孟晚舟事件)，面臨被引渡美國的命運，也打亂了中國希望透過貿易上的靈活換取美國技術上讓步的戰略。雖然中國大陸人大常委會在 2018 年 12 月開始審議修訂「外商投資法」，未來科技「合作」應由合資雙方談判決定，禁止地方政府及官員使用行政方式強迫

---

<sup>33</sup> “2018 Report to Congres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November 2018,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19-09/2018%20Annual%20Report%20to%20Congress.pdf>, pp.460-468.

<sup>34</sup> 季晶晶，〈美國出招 將中國 5 家超級電腦開發商列出口黑名單〉，《經濟日報》，2019 年 6 月 22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3886376>。

<sup>35</sup> 盧永山，〈川普火大！中國竊取美國技術 美國每年損失 1.76 兆〉，《自由時報》，2019 年 4 月 14 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58903>。

<sup>36</sup> 張建中，〈美控聯電與晉華竊密，半導體業者：台廠宜低調〉，《科技新報》，2018 年 11 月 3 日，<https://technews.tw/2018/11/03/umc-jhicc-micron/>。

外資轉移科技；但美國卻認為，這恐怕只解決了一部分問題，受黨與國家指揮的私人企業仍可繼續遊走灰色空間，以併購、合資、竊取等方式，來取得美國不願移轉的技術。<sup>37</sup>

總的來說，中國政府透過花錢讓技術人員偷技術、通過華裔把禁止出口的高技術產品偷運到中國，與讓軍隊情報部門通過網絡入侵美國政府和企業網站來盜取技術情報等手法，竊取美國企業商業機密、智慧財產、知識產權與技術，導致美國每年之經濟損失逾 570 億美元(台幣 1.76 兆元)，<sup>38</sup> 並且將這些資訊或技術提供給指定的中國企業使用，讓國內竊業在國內首先取代外國企業作為關鍵技術和產品的設計者和製造商，並將國有企業合併為「國家冠軍 (national champions)」，使其可以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與外國公司競爭，然後再向國外擴展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份額，企圖將外國競爭對手趕出全球市場。

## 二、強迫投資國家技術轉讓

美國「美中經濟暨安全審查委員會」在 2019 年 5 月 6 日發表「How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報告明確指出，中國企業透過直接投資、創業投資、合資、許可證審批、網路間諜，和人才招聘等六種方式，藉此獲取並轉移美國的尖端技術。<sup>39</sup> 對此，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 5 月 17 日發表聲明，述說著美國公司在美國待著，美國企業的技術鎖在美國的辦公室裡，誰能強制他們到中國來？雙方能在技術上合作，必然是自願的、自主的；況且，在科學技術面前任何強制都是無效的，何來強制轉讓技術說法，這是給中國企業扣上

---

<sup>37</sup> 顏慧欣，〈近期中美貿易戰發展動向之研析〉，《經濟前瞻》，第 182 期 (2019)，頁 12。

<sup>38</sup> 盧永山，〈川普火大！中國竊取美國技術 美國每年損失 1.76 兆〉，《自由時報》，2019 年 4 月 14 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58903>。

<sup>39</sup> Sean O'Connor, "How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9, pp.4-9.

了強制轉讓技術的帽子。<sup>40</sup> 但是，中國在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仍然是獲取美國技術的重要工具，譬如，中國海航集團投資美國英邁（**Ingram Micro**）公司，獲取其獨創性的產品線整合分銷、市場支持活動、外包儲運服務、技術支持和資金周轉服務等途徑，以提升海航集團在物流、IT 甚至金融等業務的運營效率和價值體系。

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第 301 節的調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潛在目的在使美國的技術轉移回中國，譬如海爾集團收購美國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 GE**），並接管 **GE** 的家電研發部門，提高自主研發產品的品質，改變「低價位品牌」的形象。這種尖端技術和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IP**），被國有企業視為重要的行業而進行大規模技術轉讓。此外，中國政府鼓勵國有和私營公司收購符合美國政府對電信和生物技術等行業的科技公司（譬如海信接管原青島機械電子局的下屬企業），這項證據根據「**How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調查報告指出，從 2011 年到 2018 年上半年，資訊暨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和能源（**Energy**）之投資金額，分別高達 144 億美元與 104 億美元，僅次於房地產（403 億美元），運輸和基礎設施（169 億美元）投資；另一方面，根據中國商務部轄下的中國投資促進局的數據，僅在 2015 年就與外國合作夥伴建立了 6,000 多家新的中國合資企業，約佔流入中國的 **FDI** 約 278 億美元，在一些行業中，外國公司必須與中國合作夥伴組建合資企業才能在中國投資或運營。<sup>41</sup> 可見，合資企業中的中國合作夥伴會要求其外國合作夥伴共享技術和專有技術，從而將技術轉讓給中國。

---

<sup>40</sup> 文山，〈強制技術轉讓 中國到底搞沒搞？〉，《德國之聲中文網》，2019 年 5 月 18 日，<https://tw.news.yahoo.com/%E5%BC%B7%E5%88%B6%E6%8A%80%E8%A1%93%E8%BD%89%E8%AE%93-%E4%B8%AD%E5%9C%8B%E5%88%B0%E5%BA%95%E6%90%9E%E6%B2%92%E6%90%9E-111600171.html>。

<sup>41</sup> Sean O'Connor, "How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9, pp.4-7.



儘管中國放寬了對外國投資的法規，但中國的外國投資政策仍然要求外國公司與本地公司合作，況且某些行業的外國投資仍然嚴格限制，這些行業通常是涉及國家安全或其他關鍵基礎設施行業的行業，諸如能源、媒體與電信等等，幾乎全面禁止外國投資。即便是中國政府在 2019 年 3 月中旬通過了新的《外國投資法》，旨在促進對華的外國直接投資並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要求中國政府官員保護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sup>42</sup> 但關於技術轉讓的要求，法律僅提供一般保證，即使該法律頒布，仍將花費數年的時間來實施，並需要大量時間來修改或廢除現有的監管和批准。<sup>43</sup>

### 三、政府補貼國營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s , SOEs）

為了促進中國大型企業的成長，政府採取注資、補貼、低息貸款等直接的經濟扶持手段，採取直接注資或財政補貼的扶持方式，解決大企業的資產品質低與虧損問題。<sup>44</sup> 可見，補貼策略乃國家為了使國有企業能夠按照國家計劃生產，向企業體撥付的財政補貼，使得企業在政府政策引起經營價格倒掛的情況下，得以彌補所需的經營費用和獲得合理的利潤。根據中國萬得金融資料庫 Wind 的資料顯示：中國在 2018 年對國內上市企業的補貼金額較 2017 年增加 14%；這些數字讓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事務專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這個數據增強了外界印象，即中國企業在競逐事業的路上，比競爭對手先走了許多步，這些揭露出來的補貼還不包括各種隱藏式補貼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面對華府的說詞，上海中歐國際商學院教授許斌在 2019 年 5 月 27 日表示：「中國大陸採取多項措施支持經濟，補貼策略只是其中一種，其目的是為了抵

---

<sup>42</sup> 〈2019 中國兩會：圍繞《外商投資法》的幾大焦點〉，《BBC 中文網》，2019 年 3 月 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483327>。

<sup>43</sup> Sean O'Connor, "How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9, p.8.

<sup>44</sup> 劉夢俊、鍾富國，〈中國集團企業興起與其影響〉，《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3 期（2013），頁 98。

銷企業在不利之全球經濟環境中所產生的虧損。」<sup>45</sup>

事實上，中國政府長期透過補貼國營企業方式，以助長其貿易競爭實力，讓他們生產的產品諸如太陽能、鋼鐵、玻璃、造紙、汽車零件業，以及石化產業等，低於外國企業生產產品之 25% – 30% 的價格來拓展市場。<sup>46</sup> 其中，接受最多補貼的是中國石化（Sinopec Group），補貼金額高達 75 億人民幣；其次則是汽車產業，譬如國有的廣州汽車集團獲得 45 億人民幣補貼、上海汽車獲得 36 億人民幣補貼，及長安汽車獲得 28.7 億人民幣補貼；<sup>47</sup> 在高科技產業補貼方面，中國紫光集團得到的政府補貼金額最高，從收到補貼佔營收比重來看，紫光和中芯國際獲得中國政府補貼都超過個別年營收的 30%，甚至連被美國點名的中興通訊在 2019 年前 6 個月，也收到超過 3 億人民幣的補貼，而華為在過去十年內共接受北京政府提供的「無條件政府補助」高達 110 人民幣億元補助，其中半數的補助是基於華為對「高新技術研發所做的貢獻」，這些舉動讓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執行長紐佛（John Neuffer）表示，「政府補貼規模巨大、不只讓政府對中國半導體公司具有所有權，也扭曲市場運作，使得公平競爭變得更困難」。<sup>48</sup>

產業補貼是川普發動貿易戰的一大原因，亦讓美—中貿易談判幾乎陷入停頓狀態。<sup>49</sup> 雖然中國在進入 WTO 之後承諾自由開放市場，但實際上卻是利用國家資源到處介入自由貿易，並透過補貼手段來實現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換句話說，產業補貼對中國而言是可提升其產業競爭力，並確保自給自足的能力，以及降低對外國的依賴。但美國卻認為，中國政府

---

<sup>45</sup> 盧永山，〈中國對上市企業補貼創紀錄最高 美國可能更不爽〉，《自由時報》，2019 年 5 月 27 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03869>。

<sup>46</sup> 吳若璋，〈美中貿易爭端的進展與影響〉，《經濟前瞻》，第 179 期（2018），頁 48。

<sup>47</sup> 盧永山，〈中國對上市企業補貼創紀錄最高 美國可能更不爽〉，《自由時報》，2019 年 5 月 27 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03869>。

<sup>48</sup> 邱立玲，〈中國政府對企業補貼 5 年大增一倍 殭屍企業橫行〉，《信傳媒》，2019 年 12 月 17 日，<https://www.cmmmedia.com.tw/home/articles/19043>。

<sup>49</sup> 盧伯華，〈閉著眼簽陸美初步貿易協議：繞過產業補貼〉，《中時電子報》，2020 年 1 月 1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101003704-260409?chdtv>。

的補貼讓中國企業取得不合理的競爭優勢，就如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 (Robert Lighthizer) 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作證時曾說，「中國大量補貼，試圖佔領我們的市場。」<sup>50</sup>，以及在 2019 年 5 月 6 日指責中國違背「在消除扭曲市場的補貼方面所做出的良好而堅實的承諾。」<sup>51</sup> 另外，《華盛頓郵報》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也指出，中國大陸現在將其 GDP 的 3% 以上用於直接和間接的商業補貼，這個比例大致相當於美國軍費占 GDP 的比例，亦導致中國大陸的產品過量生產，湧入全球市場並壓低了價格，形塑出美—中雙方在最初的幾輪談判中討論了產業補貼的問題，也形成過一份包括產業補貼的超過 150 頁的協議，遺憾的是中方卻拒絕改變現有補貼政策，拒絕理由是國家的幫助使中國製造商能在市場上佔據主導地位。<sup>52</sup>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對產業補貼作法增加美—中貿易談判之壓力，也讓美國在美—中貿易談判過程中，促使渠試圖強迫中國放棄對國內企業補貼，並聲稱中國對企業補貼的作為導致產能過剩，造就出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取得公不公平的競爭優勢，以及希望中國將限制補貼寫入國家的法律。面對美國的要求，中國大陸雖然已經同意揭露更多有關補貼的訊息，並宣稱會停止違反全球貿易仲裁機構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行為，也承諾將要求國有銀行在面向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發放貸款時，減少對國有企業的偏袒，及在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中，同意找出可能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省級和

---

<sup>50</sup> MG Arun and Ananth Krishnan, "Trading blows over tariffs: Indian exports may be caught in crossfire," *India Today*, 23 Ma 2018, <https://www.indiatoday.in/magazine/the-big-story/story/20180402-trading-blows-over-tariffs-imported-steel-aluminium-us-india-china-1196418-2018-03-22>.

<sup>51</sup> Keith Bradsher and Ana Swanson, "U.S.-China Trade Talks Stumble on Beijing's Spending at Home," *New York Times*, 13 May 2019,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513/china-trump-trade-subsidies/zh-hant/dual/>.

<sup>52</sup> Jeff Stein, "Trump announces he will sign initial China trade deal on Jan. 15," *The Washington post*, 1 Jan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19/12/31/trump-announces-he-will-sign-initial-china-trade-deal-january/>.

地方補貼，實際上卻一直拒絕通過廢除這些補貼的立法。<sup>53</sup> 讓美國協商人員已經認命無法在限制中國在補貼行為上完全達到自己的希望，轉而聚焦他們認為較能達成要求的其他領域，譬如停止強迫轉移技術、改善智財權保障，及擴大准入中國市場之議題。<sup>54</sup>

#### 四、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

2019年8月5日，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表示，美國政府已確定中國操縱人民幣，將中國列入貨幣操縱者（a currency manipulator），這是中國自1992年以來被美國第6次指控為匯率操縱國，也是美國自1994年以來首次列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期間美國政府就從未對任何國家做出這種舉動。<sup>55</sup> 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作法讓中國表示遺憾，並表明此舉動是任性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此作法會嚴重破壞國際規則，並將對全球經濟金融產生重大影響；而中國的貨幣策略是以市場供需為基礎，是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故不存在「匯率操縱」的問題，並批評美方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籤的舉動，不僅會嚴重破壞國際金融秩序引發金融市場動盪，也將阻礙國際貿易和全球經濟復甦。<sup>56</sup> 另一方面，北京確承認它們對人民幣匯率擁有充分的控制權，誠如中國人民銀行在2019年8月5日表示，在應對匯率波動過程中，人民銀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政策工具，以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及穩定市

---

<sup>53</sup> Keith Bradsher and Ana Swanson. "U.S.-China Trade Talks Stumble on Beijing's Spending at Home," *New York Times*, 13 May 2019,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513/china-trump-trade-subsidies/zh-hant/dual/>.

<sup>54</sup> 楊昭彥，〈要求中國限制補貼產業 傳美放軟立場〉，《中央廣播電台》，2019年4月15日，<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7696>。

<sup>55</sup> 李緣，〈人民幣破 7 美政府將中共列入貨幣操縱國〉，《大紀元》，2019年8月6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9/8/5/n11433419.htm>。

<sup>56</sup> 〈遭列「匯率操縱國」 中國人行批美：任性的單邊主義〉，《自由時報》，2019年8月6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75886>。

場，<sup>57</sup> 但為了回應川普揚言祭出的加稅威脅，放手讓離岸人民幣跌破 7 的關口，<sup>58</sup> 此舉動違反了中國在 G20 峰會上做出的不讓人民幣競爭性貶值的承諾，也坐實了美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說法。



資料來源：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Haver Analysis*.

圖一：人民幣兌換美元走勢（2017/1—2019/7）

事實上，從 2015 年「811 匯改」算起到 2017 年年底，三年期間人民幣兌美元貶值 9.3%；2018 年 5 月 1 日起至 6 月底三個月期間，人民幣兌貶值兌換美元累計貶值 8%，其中在 2018 年 6 月人民幣貶值 3.6%，7 月又貶值 2.9%（圖一）。<sup>59</sup> 2019 年 7 月 1 日人民幣兌貶值兌換美元為 6.81317：1；7 月 31 日人民幣兌貶值兌換美元為 6.91186：1；8 月 1 日人民幣兌貶值兌換美元為 6.98607：1；8 月 5 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 7 的關口；8 月 30 日人民幣兌貶值兌換美元為 7.717294：1；10 月 1 日人民幣兌貶值兌換美元為 7.15241：1；12 月 12 日人民幣兌回升，為 6.92060 人民幣兌換 1 美元（圖二）。

<sup>57</sup> 李緣，〈人民幣破 7 美政府將中共列入貨幣幣操縱國〉，《大紀元》，2019 年 8 月 6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9/8/5/n11433419.htm>。

<sup>58</sup> 鍾詠翔、任中原、蔡敏姿，〈專家解讀「破七」...人民幣當武器 大陸恐自傷〉，《聯合新聞網》，2019 年 8 月 6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3971796>。

<sup>59</sup> 〈3 個月重貶 8%！弱人民幣時代來了〉，《新頭殼》，2018 年 8 月 1 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08-01/133689>。



資料來源：DAILYFX，<https://www.dailyfxasia.com/cn/usd-cnh>。

圖二：美元兌換離岸人民幣（2019/6/7－2020/1/17）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匯率操縱方式以回應川普提高對中國商品的關稅，藉由人民幣貶值來降低美國提高關稅所帶的貿易損失。總的來說，中國大陸若將人民幣作為美－中貿易戰的武器，在短期之內雖可增強貿易談判氣勢，但長期可能會損害中國大陸的經濟，換言之，短期內中國大陸透過人民幣貶值方式調節出口結構，讓出口產品價格更具有競爭性，減緩美國加徵關稅的壓力，更何況人民幣貶值會令大陸的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一旦大陸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人民幣價位即是致命之衝擊。

#### 肆、結論

美－中貿易戰發展至今，讓雙方不能取得共識且糾結不清的地方，就是美國要求中國改變其經濟體制結構中那些會導致貿易不均衡、強迫投資國家技術轉讓、竊取技術與智慧財產權等非關稅貿易壁壘之國家干預經濟結構，來達成歐美國家「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的對等原則。

事實上，中國這種指導式經濟發展模式期初是以「出口導向」政策為主，依賴旺盛的出口需求來彌補內需的不足，在經歷一段由出口拉動的經

濟高速成長後，會造成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無法充份發揮，造成大量閒置與浪費，也阻礙了結構調整的進程，甚至加劇結構的扭曲，更造成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民間消費不足、貧富差距擴大、區域發展不均，及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現象；為了解決上述現象，中國大陸政府便以「宏觀調控」作為經濟改革策略，更是取得舉國上下一體遵行的效力，但政府主導下的「宏觀調控」，依舊堅持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這種以行政措施與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讓政府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參與市場活動的「球員兼裁判」結果，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sup>60</sup>

中國這種「舉國體制」<sup>61</sup>的經濟發展模式，透過傾銷廉價商品擠垮了美國工廠，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通過不公平貿易獲得美—中貿易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讓中國大陸迅速成為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sup>62</sup>也讓川普以「不公平貿易」的說法抓住了美—中貿易問題的著力點，也讓川普上台後採取「美國優先」和「公平貿易」口號，作為解決貿易赤字方針，並將中國視為重點打擊對象，深層目的在於敦促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面對川普政府的要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說：「談到美—中貿易逆差，背後涉及結構性問題，中國需要耗費五至十年，才能實現美國要求的結構性改變（structural change）。」<sup>63</sup>況且，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在於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實際上這種結構性矛盾之緣

---

<sup>60</sup> 趙志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可能風險之探討〉，《經濟研究》，第13期（2013），頁525-538。

<sup>61</sup> 舉國體制是指以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動員和調配全國有關的力量，攻克某一重大項目或推動某一領域發展的工作體系和運行機制。它包括頂層設計能力、宏觀調控能力、資源配置能力、社會動員能力、政府執行能力等，是一種強大的國家能力。詳見：〈中性看待大陸「舉國體制」〉，《中時新聞網》，2019年3月1日，<https://www.chinatimes.com/amp/newspapers/20190301000245-260502>。

<sup>62</sup> 高義，〈金言：從美中貿易戰看中共「舉國體制」〉，《大紀元》，2018年6月19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6/19/n10496626.htm>。

<sup>63</sup> 賈兆恒，〈中國駐美大使：美國提的改革要求中國需數年才能實現〉，《新浪財經》，2019年3月1日，<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9-03-01/doc-ihrfqzkc0171022.shtml>。

起就是市場遭到中共扭曲，就是中國政府干預與市場規律這個「看不見的手」之間的衝突，即是以國家核心利益為最高目標，統一動員和調配全國有關資源，具有中國特色的「舉國體制」。

由此可見，美—中貿易競爭問題的深層因素在於中國的「舉國體制」經貿模式，該模式直接成為市場上的行為者，以國家級的組織與資源來滲透、擊潰自由市場的競爭對手，<sup>64</sup> 此經濟行為違反歐美國家所強調之「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的對等原則，讓川普總統對中國大陸採取強硬手段，利用關稅戰、科技戰與側翼攻勢來迫使中國大陸進行經濟結構改變，目的在於要求中國大陸政府解除對經濟的干預，改為由市場機制來決定。因之，中國大陸這種計畫式經濟，或是國家主導式經濟發展模式，讓川普以「不公平貿易」的說法抓住了美—中貿易問題的著力點，也讓川普上台後採取「美國優先」和「公平貿易」口號，作為解決貿易赤字方針，並將中國視為重點打擊對象。可見，川普挑起美—中貿易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針對中國之結構性經貿問題不滿而引起的競爭。

責任編輯：梁庭瑋

---

<sup>64</sup> 彭振宣、翁世航，〈四層原因看「美中貿易戰」：未來世界產業鍊大分流的第一步〉，《The New Lans 關鍵評論》，2018年4月10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3183>。